

書叢本基學國

義正禮周

(一)

著讓詒孫



03.11527  
330  
231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義正禮周

(一)

著讓詒孫



行發館書印務商

粵昔周公。續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顓頊以來。紀於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酌損益。因襲積案。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粹於是。故雖古籍。論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猶約略可考。如虞書。羲和四子。爲六官之權輿。甘誓。六卿爲夏法。曲禮。六大五官。鄭君以爲殷制。咸與此經多相符合。是職名之本於古也。至其闕章。縟典。并苞遠古。則如五禮。六樂。三兆。三易之屬。咸肇耑於五帝。而放於二王。以逮職方州服。兼綜四朝。大史歲年。通咳三統。若斯之類。不可殫舉。蓋鴻荒以降。文明日啓。其爲治。靡不始於麤。而漸進於精。詳。此經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蓋尤其精詳之至者。故其治。躋於純。大平之域。作者之聖。述者之明。蟠際天地。經緯萬端。究其條緒。咸有原本。是豈皆周公所臆定。而手剏之哉。其闕意。眇指。通關常變。權其大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

刑禮諸大端外。凡王后世子燕游羞服之細。嬪御闈閣之昵。咸隸於治官。宮府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而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常大故。無不曲爲之制。豫爲之防。三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萬民。咸造在王庭。與決大議。又有匡人擇人大小行人掌交之屬。巡行邦國。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獻五物之書。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大僕樹肺石。建路鼓。以達窮遠。誦訓土訓。夾王車。道圖志。以詔觀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君民上下之間。若會四枝百脈。而達於凶。無或離闕而弗鬯也。其爲教。則國有大學小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臯夫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學。辜較已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尙不與此數。推之郟縣。置之公邑采邑。遠極於

畿外邦國。其學蓋十百倍。於是無慮大數。九州之內。意當有學數萬。信乎教典之詳。殆莫能尙矣。其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造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貢其忱悃。咸得以自通於上。以致純大平之治。豈偶然哉。此經在西周盛時。蓋百官府咸分秉其官法。以爲司存。而大宰執其總會。司會天府大史。臧其副貳。成康旣沒。昭夷失德。陵遲以極於幽厲之亂。平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滅殆盡。然其典冊散在官府者。世或猶尊守勿替。雖更七雄去籍之後。而齊威王將司馬穰苴。尙推明司馬法。爲兵家職志。魏文侯樂人竇公。猶褒大司樂一經於兵火喪亂之餘。它如朝事之儀。大行之贊。述於大小戴記。職方之篇。列於周書者。咸其支流之未盡。漸滅者也。其全書經秦火而幾亡。漢興。景武之間。五篇之經。復出於河閒。而旋入於祕府。西京禮家大師。多未之見。至劉歆。杜子春。始通其章句。著之

竹帛三鄭賈馬諸儒賡續詮釋其學大興而儒者以其古文晚出猶疑信參半今文經師何休臨碩之倫相與攢所之唐趙匡陸淳以逮宋元諸儒皆議之者尤衆或謂戰國瀆亂不經之書或謂莽歆所增傳其論大都逞臆不經學者率知其謬而其抵讞索瘠至今未已者則以巧辭妄說附託者之爲經累也蓋秦漢以後聖哲之緒曠絕不續此經雖存莫能通之於治劉歆蘇綽託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踣其祚李林甫託之以修六典而唐亂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亂彼以其詭譎之心刻覈之政偷效於旦夕校利於黍杪而謬託於古經以自文上以誣其君下以欺天下之口不探其本而飾其末其僥倖一試不旋踵而潰敗不可振不其宐哉而懲之者遂以爲此經詬病卽一二閔攬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鼓瑟之見也夫古今者積世積年而成之者也日月與行星相攝相繞天地之運猶是也圓顛而方趾橫目而

直榦，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迹與禮俗之習已耳。故畫井而居，乘車而戰，裂壤而封建，計夫而授田。今之勢必不能行也。而古人行之，祭則坐孫而拜獻之，以爲王父尸，昏則以姪娣媵而從，姑姊坐則席地，行則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凡此皆迹也。習也。沿襲之久而無害，則相與遵循之。久而有所不安，則與相變革之。無勿可也。且古人之迹與習，亦有至今不變者。日月與地行同度，則相掩蝕。地氣之蒸盪，則爲風雨。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蝕則拜跪而救之。澆旱則號呼而祈之。古人以爲文。至今無改也。祝敵拊搏，無當於鏗鎗之均。血腥全烝，無當於飲食之道。而今之大祀，猶沿而不廢。然則古人之迹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亦相與守其故常。千百歲而無變。彼夫政教之闕意眇指，固將貫百王而不敝。而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泰西之強國，其爲治非嘗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爲政教者，務博議而廣

學以息通道路。嚴追胥。化土物。升之屬。咸與此經冥符。而遙契。蓋政教修明。則以致富強。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者之明效大驗也。詒讓自勝衣就傅。先太僕君卽授以此經。而以鄭注簡奧。賈疏疏略。未能盡通也。旣長。略窺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擇叅載於經注微義。略有所寤。竊思我朝經術昌明。諸經咸有新疏。斯經不宜獨闕。遂博采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釋。以發鄭注之闕。與裨賈疏之遺闕。艸荆於同治之季年。始爲長編數十巨冊。綴輯未竟。而舉主南皮張尙書議集刊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櫟括臆理。寫成一帙。以就正。然疏悟甚衆。又多最錄近儒異義。辯論滋繁。私心未慝也。繼復更張義例。剟繁補闕。廿年以來。藁艸屢易。最後遂錄爲此本。其於古義古制。疏通證明。校之舊疏。爲略詳矣。至於周公致太平之迹。宋元諸儒所論多

閱侈而駢拇枝指。未盡揭其精要。顧惟秉資疏闇。素乏經世之用。豈能有所發明。而亦非箋詁所能鉤稽而揚權也。故略引其端。而不敢馳騁其說。覬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中年早衰。倮然孤露。意思零落。得一遺十。復以海疆多故。世變日亟。矐懷時局。撫卷增喟。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闕。不能相通。故民竄而失職。則治生之計。陁隘而譎觚。千紀者衆。士不知學。則無以應事。偶變效忠厲節。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議富強。是猶泛絕潢斷港。而蘄至於海也。然則處今日而論治。安莫若求其道於此經。而承學之士。願徒奉周經漢注爲考證之淵。極幾何而不以爲已陳之芻狗乎。旣寫定。輒略刺舉其可剴今而振敝。一二犖犖大者。用示彙揭。俾知爲治之迹。古今不相襲。而政教則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世之君子。有能通天人。之故。明治亂之原。者。儻取此經而宣究其說。由古義古制。以通政教之閱。意眇指理。董而講貫之。別

爲專書發揮旁通。以俟後聖。而或以不佞此書爲之擁篲先導。則私心所企望。而且莫遇之者與。光緒二十有五年八月瑞安孫詒讓敘。



573.11527  
364  
201

# 周禮正義略例十二凡

經本以唐石經為最古。注本以明嘉靖放宋本為最精。此本原出北宋槧。雖明刻而在諸宋本之上。近黃丕烈

有重校刊本。今據此二本為主。聞有譌掇。則以孟蜀石經。元石久佚。今僅存宋拓秋官上

臧湖州張氏。今據湖南周編修鑾詒景寫本校。又馮登府石經考異。載有夏官殘拓。今未見。此刻之佳。在兼載鄭注。性讎勘極疏。譌躋掇衍。不可枚舉。又多妄增助語。蓋沿唐季俗

本。難以依據。及宋槧諸本。阮元校勘記所據。有宋刻小字。大字本。余仁仲本。岳珂本。黃

修念慈所校宋婺州唐氏本。建陽本。附釋音本。巾箱本。又有明汪道昆放岳本。與阮黃校岳本小異。參校補正。箸其說於疏。凡嘉靖本注

宅本咸不誤者。今徑補正。不箸於疏。唯衆本是。非錯出。及文通義短。據善本校改者。始箸之。至版本文字異同。或形體譌別。既無

關義訓。且已詳阮黃兩記。今並不載。以祛毓冗。近胡培翬儀禮正義。阮福孝經義疏。補。陳立公羊傳義疏。並全錄阮記。

俗本譌文。塵穢簡牘。非例也。

陸氏釋文。成於陳隋間。其出最先。與賈疏及石經。聞有不同。所載異本異讀。原

流尤古。今並詳議其是非，箸之於疏。釋文據盧文昭校本，兼以阮氏校勘記，及賈昌朝羣經音辨參訂之。以存六朝

舊本之辜較。

賈疏蓋據沈重義疏重修。據馬端臨文獻通考引董道說，隋書經籍志載沈重周官禮義疏四十卷，與賈本卷帙並同。董說不為無據。唐修經疏，大都

沿襲六朝舊本。賈疏原出沈氏，全書絕無援引沈義，而其移改之跡，尚可推案。如載師疏，引孝經援神契一節，本草人注黃白宐以種禾之屬句釋義，賈移入載師，而忘刪其述注之文，

是其證。至董氏謂賈兼據陳劭周禮異同評，則臆揣，不足據也。在唐人經疏中，尚為簡當。今據彼為本，疏據阮校本

德化李氏有宋刊八行殘帙，遠出十行本之前，未能段校也。訂譌補闕，凡疏家通例，皆先釋經，次述注，然鄭注本

極詳博。賈氏釋經，隨文闡義，或與注複，而釋注轉多疏略。於杜鄭三君異義，但

有糾駁，略無申證。故書今制，掣覈闕如。今欲橋斯失，釋經唯崇簡要。注所已具，

咸遜省約。注文用奧，則詳為疏證，蓋注明即經明，義本一母也。今疏於舊疏甄

采精要，十存七八。雖閒有刪剝移易，而絕無孱改。且皆明揭賈義，不敢攘善。唐

疏多乾沒舊義，近儒重修，亦或類此。胡氏儀禮正義·開襲賈釋·郝懿行爾雅義疏·亦多沿劭義·竊所未安·非膚學所敢效也。

唐疏例不破注，而六朝義疏家則不盡然。孔氏禮記正義·佻皇侃時乖鄭義·左傳正義·佻劉炫習杜義而攻杜氏·是也·

鄭學精冊羣經，固不容輕破。然三君之義，後鄭所讚辨者，本互有是非。乾嘉經儒攷釋此經，間與鄭異，而於古訓古制，宣究詳塙，或勝注義。今疏亦唯以尋繹經文，博稽衆家爲主，注有悞違，輒爲匡糾。凡所發正數十百事，匪敢破壞家法，於康成不曲從杜鄭之意，或無諄爾。

古經五篇，文繇事富，而要以大宰八灋爲綱領，衆職分陳，區畛靡越，其官屬一科，敍官備矣。至於司存悠寄，悉爲官職，總揭大綱，則曰官灋。若大宰六典·詳舉庶務，則曰官常·若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以下·至職末·皆是也·而官計、官成、官刑，亦錯見焉。若大宰職末受會·

則官成也。大計羣吏。則官計也。詔王廢置誅賞。則官刑也。六者自官職官常外。餘雖或此有彼無。詳略互見而大。都分繫當職。不必旁稽。唯官聯條緒紛緜。峽絡隱互。椒見百職。鈎覈爲難。今略爲甄釋。雖復疏闕孔多。或亦稽古論治之資乎。

議禮羣儒。昔偁聚訟。此經爲周代法制所總萃。閔章縛典。經曲畢咳。而侯國軍賦。苞何膠於舊聞。明堂辟癰。服蔡騰其新論。兩漢大師。義詁已自舛互。至王肅聖證。意在破鄭。攻瑕索瘡。偏戾尤甚。然如郊社禘祫。則鄭是而王非。廟制昏期。則王長而鄭短。若斯之倫。未容偏主。唐疏各尊其注。每多曲護。未爲閔通。今並究極諸經。求厥至當。無所黨伐。以示折衷。

此經在漢爲古文之學。與今文家師說不同。大小戴記及公羊春秋。並今文之學。故與此經義多不合。先秦古子。及西漢遺文。所述古制。純駁襍陳。尤宜精擇。今廣徵羣籍。甄其合者。用資符

論其不合者，則爲疏通別白，使不相殺。棍近儒攷釋，或綴粹古書，曲爲傅合，非徒於經無會，彌復增其紛粗。如惠士奇禮說，義證極博，而是非互陳，失在繇雜，至沈夢蘭周禮學，而新奇繆整甚矣。又陳奐毛詩傳疏，及鄭漢助讀書偶識諸書，說禮亦多此失，學者詳之。今無取焉。

經文多存古字，注則多以今字易之。

如敷漁，濃法，聯連，頡班，于於，攷考，示祇，眠視，政征，敍序，衰邪，裁災，蠱鮮。

齏粢，臯罪，狸埋，剗刮，壹一，稟栗，兢暴，覈核，毓育，皆省，媿美，嫺姻，匱樞，難艱，馭御，敷繫，敏叩，彊強，箬筮，飄風，果裸，鬻煮，嗉呼，靄雷，磬韶，侑宥，歛吹，爾邪，虞鏤，卅兆，寢夢，擗拜，詣稽，遵原，參三，凡四十餘字，並經用古字，鄭則改用今字以通俗，今字者，漢人常用之字，不拘正段也。考工記字

例與五官又不盡同。

如殺作網，擊作毆之類，又五篇古字，如敍攷，晦于臯諸文，記並從今字，疑故書本如是矣。

宋元刻本未通

此例或改經從注，或改注從經，遂滋岐互，非復舊觀。段玉裁漢讀考及阮黃兩記舉正頗多，尙有未盡。今通校經注字例，兼采衆本，理董畫一，或各本並誤，則仍之而表明於疏。經注字體，咸依唐石經，嘉靖本，岳本，參互校定，注疏中，間有隋唐以來相沿俗書，如總摠，祗畝，亂亂之類，形聲省別，以承習

既久，姑仍其舊，唯疏中蒙案，開用六書正字，以崇古雅。此自是鄙書私定義例，不敢以是盡改古書也。至經注傳譌，或遠在陸賈以前，為段阮諸家及王引之經義述聞所刊正者，則不敢專輒改定，並詳箸其說於疏，俾學者擇焉。

此經舊義最古者，則五經異義所引古周禮說。謂古文周禮說也。或出杜鄭之前，次則賈

逵、馬融、干寶三家佚詁，亦多存古訓。無論與鄭異同，並為攬拾。近世所傳，有唐杜牧攷工記注二

卷·義指弁陋·多襲宋林希逸考工記解說·偽託顯然·今並不取。至於六朝唐人禮議經疏，多與此經關涉。義既

精博，甄錄尤詳。凡錄舊說·唐以前皆備舉書名·宋元以後·迄於近代·時代未遠·篇帙見存·則唯著某云·以省繁碎·大氏宋元明舊說·多采之王與之訂義·

陳友仁集說·及官纂義疏·至國朝諸儒攷釋·則以廣東學海堂經解·江蘇南菁書院續經解為開藪·此外如吳廷華疑義·李光坡述注·李鍾倫纂訓·方苞集注析疑·莊有可集說·蔣

載康心解·及林喬蔭三禮陳數求義·黃以周禮經通故之類·唯吳書僅見傳鈔殘帙·莊書亦未有梓本·餘咸世所通行·故疏中並唯著姓名·不詳篇目也·至如許珩注疏獻疑之疏淺·

莊有可指掌之武斷·若斯之屬·雖覽涉所及·亦無譏焉。間有未允，則略為辨證，用釋疑悟。宋元諸儒說於周

公致大平之迹，推論至詳，而於周制漢詁，或多疏繆。今所奉擇百一而已。宋元迄今，訓釋既多，唯擇其義據通深者錄之，或一條之中，是非錯出，則爲芟剝瑕類，以歸純粹，凡有繆迕，悉不暇論也。

天筭之學，古疏今密。然此經遠出周初，鄭詁如圓率則徑一圍三，天行則四游升降，並據九章考靈曜。雖法數疏闊，而以古術釋古經，致爲塙當。今疏惟考工一篇，輪蓋周徑，校密率於圓觚，柯櫛倨句，證弧角於西筭，餘咸據古志，緯史志，及唐以前筭經，占經爲釋，後世新法，古所未有，不可以釋周經及漢注也。如鄭伯奇

學計一得，以西法推大司徒土圭測景，謂非營雜時實測，雖據密率，然非周漢人所知也。

二鄭釋經，多徵今制，攷之馬班史志，衛應官儀，率多符合。良以舊典隲文，留遺因襲，時代匪遙，足相比況。晉宋而降，去古彌遠，政法滋更。北周李唐，建官頒典，雖復依放六職，而揆之禮經，多不相應。故此疏於魏晉以後儀制，槩不援證，惟